大臣详究政务得失，凡事必须为商榷然后颁之”。因此建议设置“起居注官”，指出这是“古之圣帝明王进君子，远小人，顺天心，合民志，措天下于太平，垂鸿名于万世”的办法，所以“特设记注官置之左右”㉑。这年五月，济尔哈朗病重，顺治帝前往王府探视，问他有什么要叮嘱的，济尔哈朗说：“臣受三朝厚恩，未及答，愿以取云贵，统一四海为念”㉒，可见他非常关怀清王朝统一全国的大业。初八日，济尔哈朗病逝，享年五十七岁，葬于北京西直门外白石桥，立碑纪功，谥曰献，乾隆四十三年（1778年）以佐命殊功，配享太庙。

---

① 《大清国史宗室列传》卷一。
②③⑪ 《清太宗实录》卷二、七、二六。
④ 《八旗通志初集》卷一三〇。
⑤㉑ 《碑传集》卷一，济尔哈朗传。
⑥⑦ 《国朝耆献类征初稿》卷六，济尔哈朗传。
⑧ 蒋良骐：《东华录》卷三。
⑨ 《太宗皇帝大破明师于松山之战书事文》
⑩⑭⑮⑯⑰⑱⑲⑳ 《清世祖实录》卷十、九十、八八、九十、五三、八四、八六、九十。
⑫ 《沈馆录》卷六。
⑬ 吴晗辑：《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》九，三七一六页。
㉒ 《清史稿》卷二一五，济尔哈朗传。

侯　　方　　域

罗　　明

侯方域（1618—1655年），字朝宗，河南商丘人。祖父侯执蒲，万历二十六年（1598年）进士，官至太常寺卿。父侯恂，崇祯年间历官兵部侍郎、户部尚书、总督。两代显贵，侯家遂为商丘著姓。

侯方域幼年时跟随他父亲住在北京，曾师事倪元璐、范景文，并结交了不少有名望的人物如方以智、吴伟业等。崇祯十二年（1639年），廿一岁的侯方域赴南京参加乡试，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南方。

南京是明朝的陪都（故称陪京、南都、留都），既是人文荟萃之区，也是东南地区政治斗争的中心，与北京政坛风云息息相关。东南文社林立，其中著名的复社、几社等，继承了东林的精神，名曰以文会友，实则裁量人物，议论朝政，以清议自许，在南京政坛上是一支强大的舆论力量。在侯方域到南京应试的前一年（崇祯十一年），南京曾发生了驱逐阮大铖事件。阮大铖是魏忠贤党徒，崇祯二年（1629年）定为“逆案”，当时正避居南京，他不甘寂寞，交接文人，招摇过市，为清议所不容，十一月间，由吴应箕起草、顾宪成的孙子顾杲等领衔发出《留都防乱揭》（有的记载作《留都防乱公揭》），公布了阮大铖的罪状，这是轰动一时的政治事件。①侯方域到南京的时候，这场风波还未平息。阮大铖虽屏居敛迹，而暗地里仍在活动，复社的名士们则不时高谈阔论，以阮大铖辈为谈笑之资，甚为得意。

侯方域的祖父和父亲，在政治倾向上是属于东林一派的，侯方域自然也是站在清流这一边。他以名家贵公子，“仪观伟然，雄怀顾盼”②，风度翩翩，又早有文名，东南诸名流，或则早已认识，或则一见倾心，当时人把他与方以智、陈贞慧、冒襄合称“四公子”。他回到南京之后，很快就卷进了这里的政治风云，当事人之一黄宗羲曾说：“崇祯已卯金陵解试，先生（陈

贞慧)、次尾（吴应箕）举国门广业之社，大略揭中人（指列名《留都防乱揭》者)。昆山张尔公、归德侯朝宗、宛上梅朗三，芜湖沈昆铜、如臬冒辟疆及余数人，无日不连舆接席，酒酣耳热，多咀嚼大铖以为笑乐”。③ 然而，由于阮大铖与侯方域的父亲曾在北京同朝为官，与他父亲和祖父有过来往，便想利用过去同侯家的关系，通过侯方域向吴应箕、陈贞慧等人说项，取得他们的谅解，以图政治上的再起。

当时，农民起义的峰火虽已燃遍中原，而南京却仍然是一派升平气象，“当是时，江左全盛，舒、桐、淮、楚衣冠人士避寇南渡侨寓大航者且万家，秦淮灯火不绝，歌午之声相闻”④。侯方域性好声伎，到南京后，“每食必以妓侑”⑤。他由张溥、夏允彝的介绍结识了秦淮名妓李香，才子佳人，往来甚为密切。阮大铖暗地里指使一个姓王的门客结交侯方域，出入李香之门，催船买酒殷勤侍候，一连八日，天天如此。李香对侯方域说:“王将军贫，非结客者，公子盍叩之。”⑥ 经过侯方域几次追问，姓王的方将阮大铖拟通过侯方域代为缓颊之意说出。李香对侯方域说:“妾少从假母识阳羡君（指陈贞慧)，其人有高义，闻吴君（指吴应箕)尤铮铮，今皆与公子善，奈何以阮公负至交乎！且以公子之世望，安事阮公，公子读万卷书，所见岂后于贱妾也。”⑦ 侯方域乃与姓王的断绝往来，阮大铖想通过侯方域疏通复社诸名士的打算成了泡影，从此对侯方域恨之入骨。

侯方域此次来南京应试，结交了一大批东南名流（与陈贞慧后来还成了儿女亲家)，参与了反对阉党余孽的政潮，结识了“侠而慧”的李香，但在科场上却失败了。乡试榜发，方域落第，拟归故里，李香“置酒桃叶渡，歌琵琶词以送之。曰:‘公子才名文藻，雅不减中郎（指蔡邕)。中郎学不补行，今琵琶词所传词固妄，然尝昵董卓，不可掩也。公子豪迈不羁，又失意，此去相见未可期，愿终自爱，无忘妾所歌琵琶词也，妾也不复歌矣！’”⑧ 从侯方域自己所写的《李姬传》看来，李香不仅能歌善午，多才多艺，而且颇有见识，可谓侠骨琴心。后来孔尚任以侯方域和李香的故事为题材，写了著名的《桃花扇》，遂使侯方域和李香君之名久远流传，为人们所熟知。

崇祯十三年（1640)，侯方域从南京回到河南老家。河南连年旱蝗，赤地千里，饿殍遍野，而官府和官军扰民更甚于天灾，于是饥民四起。这一年李自成再入河南，饥民参加起义者众，势如燎原。至次年，起义军连破名城，纵横豫中豫南，商丘随时有被攻破的危险。崇祯十五年（1642年)，侯方域携家避住南京。六月，明朝廷为解开封之围，起用侯恂为总督，督师救援开封，侯方域也从南京来到侯恂军中。当时，李自成新败左良玉等明朝援军于朱仙镇，声势浩大，侯恂所统不过数万，将骄兵弱，坐困封丘，不敢渡河，解围无策，而朝廷又督责甚急。侯方域向他父亲建议：整顿纪律，杀拥兵自保的总兵许定国以立威，而后渡河而南，不争一城一地得失，避开李自成围开封之师，收集各地结寨自保的地主武装，合左良玉之兵，徐图决战。且不说此纯系书生之见，何况明朝廷根本不会允许侯恂置开封于不顾。侯恂生怕他儿子在军中生事，于是命侯方域返回南京。九月，河决开封。不久，侯恂又被捕下狱，直至李自成攻破北京方才出狱。

崇祯十六年(1643年)，李自成席卷河南、湖北，左良玉自武昌退至九江，声言就粮和安顿眷属，将顺流至南京。这时，湖北、安徽、河南等地大批官绅都避居南京，害怕左良玉的军队一到会被抢掠一空，人情汹汹。而阮大铖却放出谣言，说侯方域与左良玉有旧，将为左兵内应，企图将众人怒火引向侯方域。侯方域于是出走宜兴陈慧贞家，行前作《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》，痛斥阮大铖挟私仇而嫁祸于人，“阴毒左计一至于此”，从此与阮大铖更加势如水火。

崇祯十七年（1644年）三月，李自成攻下北京，崇祯自缢，马士英等立福王由崧于南京。南京小朝廷置国事于不问，热衷于党派斗争，当权的马士英起用阮大铖，几个正直的大臣，史可法被排挤至扬州督师，高弘图、姜曰广等相继罢黜，阮大铖借机排除异已，侯方域的朋友有的被杀，有的被捕，有的亡命出走，他本人也在被辑之列⑨，不得不出走扬州史可法 军中，并曾随高杰的部队到过河南。顺治二年（1645年）五月，南京不战而降，侯方域于是年秋天辗转回到河南商丘。

清兵入关及其以后的屠扬州，下江南，薙发易服，这是一个“天崩地拆”的时代。时局使人们面临着严酷的考验。侯方域的同志和朋友中，绝大多数实践了以身许国的诺言，吴应箕，夏允彝、陈子龙等起兵失败而壮烈殉国，黄宗羲则不顾个人安危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，“四公子”中的方以智竭智尽力于抗清，最后遁入空门，冒襄和陈贞慧则终身不仕，老死林下。侯方域在他留下的许多文字中，字里行间对于“江山之恨，禾黍之悲”是很为感慨的，他也曾写信给吴伟业，劝吴不要出山，以为一生名节关系甚大，“学士（指吴）之出处将自此分，天下后世之观望学士者亦自此分矣”⑩。然而他自己的行动却比他的朋友们大为逊色。顺治七年（1650年），清朝的直隶、河南、山东三省总督张存仁，因为苦于找不到对付榆园军的办法，特意召见了侯方域，并几次致书问计，侯写了《上三省督府剿抚议》的条陈⑪向张提出了对付榆园军的十点建议，得到张存仁的重视⑫。顺治八年（1651年），侯方域参加了河南乡试，虽然只得了个副榜，未被录取，但参加考试本身，同前者抗清志士们的百折不回，后者之诸大儒的冒死拒绝清廷征聘，实有很大差别，使侯方域在坚持不仕清朝的人们心目中，声名大减。后来黄宗羲编辑《明文类》，有的人就因为政治上的原因，反对选入侯方域的文章。黄宗羲以宋人姚孝锡曾仕金，而元好问终进其文为侯方域辩解，说：“厚其心 也”⑬。

侯方域能诗，善古文，他的古文刚健苍劲，文辞精炼，很有特色，甚为当时所推重。他的朋友徐作肃以为侯方域的古文，一反明代文章冗长、肤浅、柔媚、拖沓的毛病，比之于唐宋八大家。后来有人把他与魏禧、汪琬合称“国初三大家”。扬州八怪之一的郑燮（板桥），对侯方域的文章评价很高：“愚谓本朝文章，当以方百川制艺为第一，侯朝宗古文次之。朝宗古文标新领异，指画目前，绝不受古人羁绁。然语不遒，气不深，终让百川一席”。⑭侯方域的著作有的已经散佚，现存《壮悔堂文集》十卷，《四忆堂诗集》六卷。

---

① 有的书上把侯方域也列为复社名流和《留都防乱揭》的发起人之一，实则侯方域当时并不在南京，黄宗羲、吴伟业、全祖望的有关著述以及《明史》等均未谈及，侯方域自己写的《楼山堂遗集序》也说：“余交吴子，岁在己卯（崇祯十二年）”。在此之前，侯与吴应箕尚未谋面，而吴应箕是《留都防乱揭》的主稿人，可见侯方域并未参与其事。

② 吴伟业：《梅村家藏稿》，四库丛刊本，卷36，《冒辟疆五十寿序》。

③ 《南雷文定》前集 7，《陈定生先生墓志铭》。

④ 《梅村家藏稿》卷28，《宋子建诗序》。

⑤ 全祖望：《鲒埼亭集》卷11，《黎洲先生神道碑文》。当时，侯方域的父亲尚在狱中，对侯方域的流连声色，黄宗羲等人曾有所议论。

⑥⑦⑧ 《壮悔堂文集》卷 5，《李姬传》。

⑨ 侯方域所以被通缉，固然是由于阮大铖有意加害，但跟侯恂也有关系。侯恂在李自成攻破北京后，依违其间，弘光朝廷以六等定“从贼诸臣”罪，侯恂被定为四等（见《弘光实录钞》卷 3）当时江北四镇之一的刘泽清就曾要求南明政府“严缉故总督侯恂之子方域，朝廷皆曲意从之”。（见《明史》列传161《刘泽清传》。）

⑩ 《壮悔堂文集》卷 3，《与吴骏公书》。顺治十年，吴伟业终于应召仕清，后来忆及此事，吴总以为辜负了侯方域的规劝，侯死后，吴有诗云：“死生总负侯嬴诺，欲滴椒浆泪满樽”。自述：“朝宗，归德人，贻书约终隐不出，余为世所逼，有负宿诺，故及之”。见《梅村家藏稿》，卷16，《怀古兼吊侯朝宗》。

⑪ 《壮悔堂文集》卷 4。

⑫ 《清史稿》卷237，《张存仁传》：“盗发榆园，为大名诸县害，存仁闻归德侯方域才，贻书咨治盗策，方域具以对，存仁用其计，盗悉平。”未免夸大了侯方域条陈的作用。

⑬ 《鲒埼亭集》卷11，《黎洲先生神送碑文》。

⑭ 《潍县署中与舍弟第五书》，见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《郑板桥集》，第21页。